

也许,那里风沙迷眼,只剩黄土数堆,但即便如此,我还是想去走一走,虽不能揭示尼雅文化的谜底,去摸摸它的谜面也好的。

# 西域列国周游记(上)

——“车轮上的行囊”之十九

□黄俊生



## 心在路上

在南疆行走,总有一种恍惚,无论是视觉、触觉,还是思维,一直在博大、壮美、多彩,与寂寥、荒芜、苍凉之间游走,自有一番旷达与自由。

南疆旷达,因为它有塔里木盆地和塔格拉玛干沙漠,这是我国最大的盆地和最大的沙漠。盆地虽然覆盖着流沙,但源自昆仑山系与天山的喀什噶尔河、叶尔羌河、塔里木河、克里雅河、和田河、安迪尔河、噶拉米兰河、车尔臣河、米兰河、孔雀河,把沙漠分割成一块块绿洲。古代西域三十六国,大都环绕盆地设国,那大漠风情、风物、风俗,牵引着无数旅行者狂热的脚步,迎着塔里木盆地沙尘行走,再淡漠的目光也无法不深邃。

从帕米尔高原下到塔里木盆地,通常由中巴友谊公路即314国道返到喀什,也可以从石头城出发,抄近路走“塔莎古道”,在昆仑山间穿插,横切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的莎车县。当然,没向导指引,我连单枪匹马冒险闯这条古道,遂从众原路返回。于是,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地名便次第闯进我眼帘。说熟悉,这些地方,都是汉代时期西域三十六国范畴,史书和小说上时常提及;说陌生,它们处于塔里木盆地边缘或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,于我而言,曾经那么遥远。今天,我将一一叩击它们的大门,访问它们的现在与过往。

南疆自然风光很壮观,大漠风光旖旎,高山雪峰雄奇,看了,酣畅淋漓。但是,南疆的魅力还不仅于此,它的历史,它的神秘,它的风情,它那启发人无限遐思的传说故事,就像一本厚重的书。盆地与沙漠,不适合旅游,只适合探险与考察。

我们没在喀什再停留,直接顺着315国道一路向东。315国道,孤独而美丽,低调又奢华,它不如川藏线318国道那样被膜拜,也不如独库公路那样有人气,连网红文章在推介最美自驾路线时,似乎都忽略了它的身影。但是,对我来说,自它进入我视线的那一刹那,它的存在,就无可替代。因为它有,疏勒的万种风情,英吉沙的名刀,莎车的炮台、祈

茄子长到一定的程度,农人是要掐掉它的头的。这个动作,叫打。据讲,茄子的头要打掉才会结茄儿。是真是假,我没验过。

# 茄子

□低 眉



茄子是个老实人。蹲在我妈的菜地里一声不吭。紫色的茎上一片两片三片四片叶子,样子老气横秋。它似乎从来就没嫩过,从小就这样子,一直到老,还是这样子。叶子中间的茎,也是紫色的。不生不响就开出了花来。也是老实得没魂。五瓣六瓣七瓣的紫色花瓣连在一起,中间一坨黄蕊。一点香味也没有。

我就搞不明白了,既然都是花,它的品类还多些,深紫、淡紫,深黄也有,为什么茄子要这么老实,没有一点风情,竟然也结出了果子。

茄子一点也不好吃。作为炒菜,它的皮太厚了,又很吃油。这样一来,吃茄子就是在吃油。如果是生吃,它的水又太少了,一股清雅气。更兼茄子一点也带不得老,它只要稍微在枝头多长几天,那茄籽,就跟软沙子一般的,咯人舌头,老得不得了。它要么就蒸了吃,或者切丝用盐焯。可是,这样吃法,不还是吃的配菜和作料吗?那我为什么还要说茄子呢?

富台和汗王陵,泽普的金胡杨公园,叶城的新藏公路零公里碑,和田玉龙喀什河的玉石,于田库尔班大叔的故事,民丰的尼雅遗址精绝古国,且末的那些散落在沙漠里神秘传说,轮台的西域都护府古城,库车勒的铁门关古道,还有中国面积最广的县若羌,若羌有楼兰古国、米兰古城、营盘古城、罗布泊传奇以及红枣。

我们擦过疏勒、英吉沙、莎车、泽普,于太阳落山时进入叶城。叶城是新藏公路219国道起点,也是我第一次雪域高原行的起点,我每次经过叶城,都会特意去寻找219国道零公里里程碑,重温失落的时光。这里是219国道与315国道交汇处,由此向东,顺315国道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通往青海西宁,由此向南,就沿219国道翻越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进入西藏阿里地区。零公里里程碑是一座拱形门,拱形门正中安着一个大大的“0”字,余秋雨为拱形门题联“天路零公里,昆仑第一城”。我在新疆已经看到余秋雨多处题字,比如我接着要去的锡提亚谜城,也是余老先生题的名。锡提亚谜城是浓缩版西域三十六国文化旅游区,类似于当年的深圳中华民俗文化村,进谜城主要是想触摸一下西域古国的历史变迁脉络,好比进趟博物馆。

驰行在315国道上,极目之处皆是黄沙尘土,遮天蔽日,天空昏黄。过和田,我特意拐进城,想拜识一下久仰的名城。在一家品位不俗的叫做沙枣花的火锅店吃饭,一个半小时,出来一看,车挡风玻璃上覆盖了厚厚一层黄沙,看不清前路,又不敢用毛巾擦,怕擦花玻璃,就将就着开,拐弯时一打方向,侧面一阵风,刷的一下,沙尘没了。可见,空气是多么干燥。

看到很多指示牌,某某古城,某某遗址,多如牛毛,眼花缭乱。当地人说,那只不过是几堆土墩而已,没啥看头。早先做路书,从资料上获知,新疆有两处被称为东方庞贝古城,一处是罗布泊的楼兰古城,另一处是尼雅遗址的精绝国故城。楼兰古城的谜底,已经被考古学家揭开了身世,而尼雅文化尚待挖掘。当年阅读《鬼吹灯》,以为小说对精绝国的描述纯属虚构,没想到历史上还真有过这么个小国,班固在他的史书里最早提到这个名字,现代探险家也在沙漠腹地发

掘到精绝国存在的佐证,可我查询高德地图,居然没有查到精绝国故城。也许,那里风沙迷眼,只剩黄土数堆,但即便如此,我还是想去走一走,虽不能揭示尼雅文化的谜底,去摸摸它的谜面也好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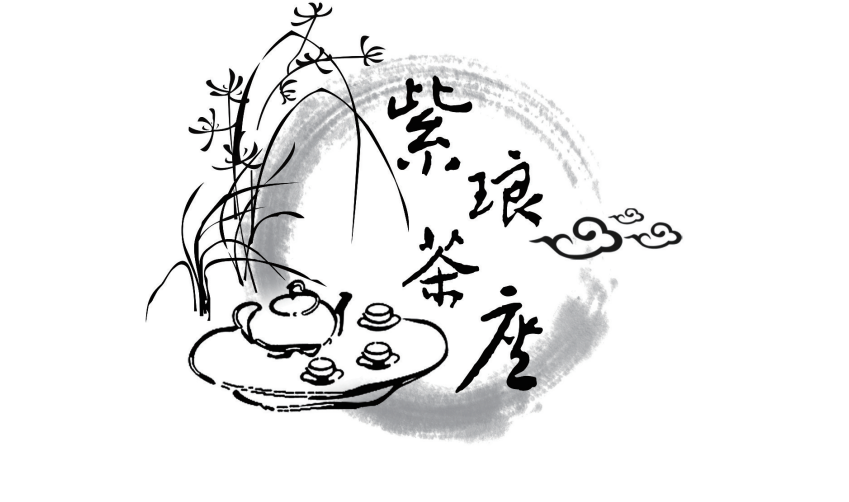
尼雅文化的谜底并不容易揭示。当我们按高德地图所示,从315国道转沙漠公路趋近尼雅遗址时,被公安哨卡阻住了,一位警察查看了我们的边境通行证,说没有民丰县公安局的批准,尼雅遗址范围内不允许进入,还说遗址里没有什么好看的,唯一的历史遗存大麻扎也被推了。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,一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说推就推了?会如此儿戏?疑惑归疑惑,却很无奈,只得调转车头。

且末位于古丝绸之路要冲上,交通地位显著,我猜度,这里应该有大量历史遗存吧?参观且末博物馆,有资料证实这点。在南疆行走,你疏忽不得,哪怕是一个土堆,你疏忽了,就会错过一段历史。且末的扎滚鲁克古墓群在考古界比较知名,我按导航指点去访古。天开始下小雨,天气转凉,这种较大面积降雨,在沙漠地带还不多见。扎滚鲁克古墓群在且末县城西边,与沙漠交界。据事先查阅的资料显示,扎滚鲁克古墓有三期墓地,一期距今有3000余年,二期是春秋战国时期,三期为东汉到魏晋时期,并且发现好多肌肉还有弹性的干尸,干尸身体上的衣物依然色彩新鲜。

到了墓葬区域,一下子发现乡道旁有块指示牌,下车一看,上写“扎滚鲁克古墓群三号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,字迹模糊,几难辨识。抬头四顾,只看到在沙地上有几处略为凸起的沙包,如果不是这块牌子,谁也不会想到,沙包下竟藏着1000多年的秘密。既然三号在此,那么一号二号就该在附近啦。可找来找去,甚至穿过一片枣树林爬上一座沙山眺望,也没发现,只好对着远处的几个沙包拍了几张照片,假装那里就是古墓。

终于,在拐到另一条乡道后,猛然看到道路尽头有两扇铁门,铁门紧闭,门口还设置了路障,显然是不让通行。见到我们,出来一壮年一青年两位胡人,用难以听懂的汉语告诉我们,这里是古墓保护区,没有县博物馆的同意不让进,哪怕我们来自遥远的江苏。

看来,我们真的难以接近它的历史,这让我有点沮丧。



我又可以在黑夜里快乐地奔跑了,他们从未放弃前进,所以我的力量,其实一直都在。

# 奔跑于暗夜

□维 愚



5月16日,祝35岁的大仓忠义先生生日快乐。

对,我追星,追了有些年头了。我的学生知道,一部分同事知道,父母知道,爱人知道。我的一部分朋友甚至是因为追星而认识的。

工作太忙了,我几乎忘了手机屏保里的这个人到底有怎样的魅力,他去年出的歌我没有听,录的综艺也不再看,不看也能活下去,还有更要紧的事必须做。

曾经是多么地喜欢他和他的乐队啊,跑步的时候一遍遍地放他们乐队的歌曲,仔细辨认和声里他的嗓音,以及演奏中他的鼓声,听着,越跑越快,仿佛能向云端奔去。乐队的主唱离开后,他在记者会上黯然垂泪,我如所有情根深种的粉丝,在震惊惶恐中一同垂泪。从此,所有愉快的回忆全部变成“不堪回首”。那些歌,再也没有原来的味道了,我想。

《life》里,主唱涉谷昴昂着头,唱“I will shine tomorrow”,他赤着脚坐在鼓后挥汗如雨,军鼓的声音穿透整个空间,这首歌一下子就具有了极强的说服力,好像我真的能和歌词里唱的似的,“继续坚定走下去”。

原来不是这样的。偶像给你的信念,连他自己也未必坚信——这是那天,那个哭得双眼通红的他教会我的道理。我失去了我的伴奏,只能回到寂静中,独自在灯光昏暗的道路上摸索奔跑。

5月15日,我看到新闻里厦门教师在作文上讲肖战,我一时有些不以为然:这有什么可讲的,她压根不知道我的偶像有多么……多么什么?大仓

她让祖父拿了三十根火柴,放在一个抽屉,每天睡前,挪一根到另外抽屉,全部挪完,我也就回来了。

# 祖母的酒与智慧

□江 徐



深夜,读到作家阎连科一篇文章,写及父亲弥留之际,对千里迢迢赶回去的他说道:“回来了……吃饭去吧……”读到此处,回想起祖母对我最后的关怀:“头发这么长,该去剪剪了……”

祖母是童养媳,不知道自己何年何月出生,姑婆婆替她定在八月十五,大概取团圆之意。而事实上,祖母一辈子从未上过花好月圆的日子。

祖母不识字,也看不日子和钟表。祖父在世时,他记着日期,每到初一十五会在门口点一炷香,祖母便晓得,今天初一了,明天又十五了,不过这对她而言也无意义,日子长流如水,就像门外那条死水微澜的小河。

屋后有一座石板桥,石缝略稀,像老人的牙齿。每个月总有那么一天,祖母会从灶台拎起一口大锅,站到桥边铲锅灰,发出咣咣咣的声响,锅灰从桥上飘落河水。夜间,村庄歇息,桥成了祖母的钟表。天色微蒙,早行的人从桥上过,桥板轰咚两声,祖母便知,天快亮了。于是她穿衣起床,为我准备早饭。

祖母吃穿艰苦,唯独好一口酒。每天早上,她都要喝一小碗黄酒。酒能助她生劲,有力扛着锄头与艰苦的人生。冬日时节,祖母会鼓励我喝两口酒,再喝两口,暖暖身子,出门上学没那么冷。祖母没什么文化,对于世上诸事,从来不知其中酱是如何咸的,糖是如何甜的道理,她只依循吃饱穿暖、不受伤的活法。

有一年假期,我去北京小姨家,回来看到抽屉里有一堆火柴,感到不解。祖母说,她让祖父拿了三十根火柴,放在一个抽屉,每天睡前,挪一根到另外抽屉,全部挪完,我也就回来

忠义,到底是个怎样的人?或者说,他如今是怎样的人?

我突然很想念他,第二天就是他的生日。我点开他去年末发的新歌,歌名叫《映く、今》,歌里唱着:

“相遇,相别,相笑,相泣,我们仍会去寻找,绽放吧,即使总有一天会凋零,因为一直竭尽全力绽放着,因为每个人都始于此刻。”

他的声音淹没在和声里,每个成员都引吭高歌,以嘹亮的歌声汇成充满力量的一股,这歌声失去了最有力道的那一道,却拥有着它自己的力量与活力。那个夏天,站在最前台汗流浹背地让我们“走下去”的涉谷昴,他身后和声的每个人,和如今这难辨彼此的声音重叠在一起。

我又找出他们最新的综艺来看,大仓忠义依旧说黄色笑话,放声大笑,笑得拍手跺脚,像个心智停留在青春期的大傻子。经历了“失去”后,依旧选择以不变的姿态迎接变化,我的偶像太了不起,他是我的骑士。

我躲进我的车里,一边听歌一边痛哭,我又可以在黑夜里快乐地奔跑了,他们从未放弃前进,所以我的力量,其实一直都在。几年前,那个孤独又彷徨的我,将人生的一部分期望寄托在这个渺远的外国人身上,从此他就不再是一个人,而是一段人生,一部分回忆,令我难以割舍的,也从一个脸蛋姣好的歌手,而是独自奔跑又不觉得孤独,全身发热的那种劲头。

这失而复得的快乐与感慨是无法同任何人说清楚的,更不要说同我的学生讲了。我想,我无论如何不会在课堂上讲起这个人,哪怕是拿他举例子也不会,因为这其中的希望,寄托和痛苦,实在不足为外人道,连我自己也未必说得清。如果将其轻易地宣之于口,或成为一份宣扬的资金,或冠以一切世俗的理由——品行好,能力强,等等——都显得太草率。

祖母讲这些时,语气平淡,并不觉自己有什么了不起。

上学那会儿,每年要为学费问题受着磨难。临近假期结束,我跟随祖母,天还没亮就出发,走,一直走,走到继母家,临近中午。有一次,继母恰好坐在门口咬一瓢香瓜,看到我俩,言语寡淡。有一次,连待数日,继母并不提及学费,祖母叹声说道,就算叫花子上门,也要打发打发吧。我那个妹妹在一旁听了,大概把这话学给了继母听。当天中午,她去邻居家借了钱,板着脸,给到祖母手上。

旁人看来,祖母不会说话。实际上她极会说话,这种会,并非凭借技巧,而是出于无私奉献的爱。

上学工作后,回去看她,临走,她小心翼翼地叮嘱,要是没时间,就不要回来了吧。而我回头,也没勇气回头,因为知道祖母讲完那句话,一定站在门口,望着我的离开。

只有祖母才会无条件接纳,才会无限包容,就像她耕耘一辈子的田地,就像她没见过的大海。那里,蕴藏着她源于生命本然的智慧。

过了屋后那座石板桥,是一条向北延伸的乡间小道。有很多年,很多个清晨与傍晚,我来来回回,骑行其中。后来离家上学工作,每次回去又离开时,祖母总表示想送我,想陪我走过这段漫长实则不长的路。每次都被拒绝,因为那条路上有不少砖块,我担心她被绊倒,更不愿她一个人走过那条不长却又显得漫长的路。当我走出很远,有勇气回望,祖母依然站在桥头,远远望着,向我用力挥手,好像在说,走吧,走吧。于是我转身,继续走那条显得有点漫长的路。

再后来,乡村改造,桥被拆了,泥路变成水泥路,桥头一丛长了很多年的马兰被拔除。祖母的钟表没了。

祖母去世后,很少去那里,很少走那条沿着河畔的乡村小路。想起桥头那丛马兰、消失的石板桥、桥板响在清晨的轰咚之声,我就会感到平静的寂寞。